

我的馬故事

【大鵬隨筆專欄】第 2465 期 112/01/04

主任委員年少時，即對西部片中的牛仔和馬兒有憧憬，隨著時光流逝，小時候的夢想漸行漸遠，直到他擔任退輔會主委，才有機會與馬結緣，透過一次次的馬術體驗，主委深入了解馬的肢體語言和情感交流，也感受到萬物皆有情的真切。



主委（左）視導清境農場時，應馬媽媽（中）邀請試騎名駒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

主委在清境農場的馬術表演場，感受馬兒快跑的滋味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我從小就莫名地對馬有一種特殊的好感，在那個（民國五、六〇）年代，我們都喜歡看西部武打片，看電影裡的西部牛仔「約翰韋恩」，口裡叼著雪茄，騎馬奔馳，不論馬上馬下，與歹徒決鬥時，槍法奇準；而他的馬，只要他一聲口哨，就會自動過來讓他騎乘飛奔。

同伴們都被感染得想當西部牛仔，我卻想，要是能擁有一匹馬來騎，那是多麼的神氣啊！人生不經意的一晃，小時候的夢已過了一甲子，直到當



西部片的牛仔雄風，讓 5、60 年代的年輕人十分嚮往。（圖／本刊編輯部）

上了退輔會主委，到了我們的清境農場才和馬結了緣。

因為我第一次去清境農場看馬術秀時，馬場主人李董事長（馬媽媽）特別安排我由售票口騎馬進入表演場地，那是頭又高又壯、漂亮的棕色大馬，其他二匹隨行，算是「隨扈」吧！

這匹大馬是她公子去年參加科威特馬術比賽的坐騎，身價新臺幣四五〇萬元。因為路徑窄狹，一次行走三匹馬，我是第一次騎馬，而我的馬走在最前面，牠卻不時地左歪右歪，讓我提

心吊膽，深怕摔下馬來。我問旁邊陪騎的教練，為什麼這匹大馬東晃西晃？她說：「牠是在調整你騎乘的位置，原因是你坐在牠的肩膀上，卻沒有隨牠的步伐『打浪』。」真是恐懼中增長了見識。

在行進中還明顯感受到，我騎乘的這匹大馬，用脖子去頂左邊的隨扈馬，起先我以為是因為路徑小而產生碰撞，但牠又不時地用身體去撞另一匹馬，這就不是偶然了，我突然領悟牠的肢體語言，是告訴那二匹隨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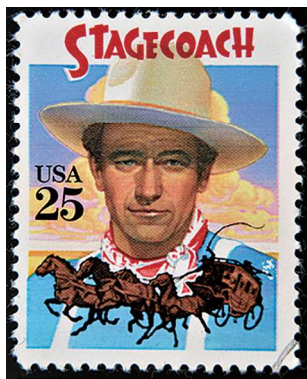
馬「不可超前」。我下馬後詢問教練是否如此？他說這是常有的現象，馬群會分階級，更有甚者，如果不聽還會用咬的。我們生活中常感受人與人之間之爭，原來動物的世界亦復如此啊！

一次趁著去高雄之便，走訪馬媽媽的「橋頭馬術中心」，她把花新臺幣一八〇萬元購入的乘騎，即一匹淺咖啡偏白色的利比札馬讓我試騎，

據告知，此馬在成長後，全身會是白色的，這真是奇特！

騎過牠之後，我早已把牠給忘了，一年後我又去清境農場，拗不過馬術表演主持人的邀請，進入表演場內，他們牽出了一匹白馬，在我背上綁了吊帶，就幫我上了馬，在沒人牽引下牠突然加速，圍著表演場跑了起來，我當時的驚嚇是可想而知的！

但是馬上可以感覺牠跑得雖快，卻非常平穩，再加上我背上有吊帶，讓我心安不少，隨著牠的「狂奔」，我在馬背上自然地隨牠的步伐「打浪」了，不然臀部碰撞馬背會被震得五臟六腑都翻動！不知馬場中的指揮者用馬鞭做了什麼記號，牠平緩地停了下來，全場的歡呼我都聽不到，因為我還驚魂未定呢！



美國郵票展示了約翰韋恩在西部片中的英姿。

(圖／本刊編輯部)



清境農場的小徑上，主委借友人騎馬觀山景，自在如意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節目主持人拿了切好的紅蘿蔔，要我把它平放在手掌心上餵牠，還要我拍拍牠的脖子、肩部及摸摸牠的臉，我才知道馬跑步也會大汗淋漓，全身是汗。最有趣的是當我摸牠臉時，不但牠的臉部肌肉會動，而且牠的眼睛竟轉向我，讓我感覺牠認識我，似乎在傳達和我好久不見！

那一刻的感覺，有如心靈交流，溫馨無比，我把這個感覺告訴馬媽媽，她說：「這就是你上次騎過的那匹白馬啊！」讓我好感動，親身體會到萬物皆有情啊！（警語：吸菸有害健康）